入蜀記/卷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入蜀記

◀上一卷

卷二

下一卷▶

七月一日。黎明，離瓜洲，便風掛颿。晚至真州，泊鑒遠亭。州本唐揚州揚子縣之白沙鎮。楊溥有淮南，徐溫自金陵來覲溥於白沙，因改曰迎鑾鎮。或謂周世宗征淮時，諸將嘗於此迎謁，非也。國朝乾德中，升為建安軍。祥符中，建玉清昭應宮，即軍之西北小山置冶，鑄玉皇、聖祖、太祖、太宗四聖像。既成，遣丁謂、李宗諤為迎奉使、副。至京，車駕出迎，肆赦，建軍曰真州，而於故冶築儀真觀。政和中，修《九域圖志》，又名曰儀真郡。舊以水陸之衝，為發運使治所，今廢。

二日。見知州右朝奉郎王察。市邑官寺，比數年前頗盛。攜統游東園。園在東門外里餘，自建炎兵火後，廢壞滌地，漕司租與民，歲入錢數千。昔之閎壯巨麗，復為荊棘荒墟之地者四十餘年，乃更葺為園。以記考之，惟清醼堂、拂雲堂、澄虛閣巘復其舊，與右之清池、北之高臺尚存。若所謂流水橫其前者，湮塞僅如一帶，而百畝之園，廢為蔬畦者，尚過半也，可為太息。登臺，望下蜀諸山，平遠可愛，裴回久之。過報恩光孝寺，少留。辛巳之變，儀真焚蕩無餘，而此寺獨存。堂中僧百人，長老妙湍，常州人。

三日。右迪功郎監稅務聞人堯民來。堯民，茂德刪定之兄子，以恩科入官。北山永慶長老蘊常來。郡集於平易堂，遍游澄瀾閣、快哉亭，遂至壯觀以歸。壯觀舊有米元章所作賦石刻，今亡矣。初問王守儀真觀去城遠近，云在城南里許。方怪與國史異，既歸，亟

往游，則信城南也。有老道士出迎，年七十餘，自言廬州人，能述儀真本末。云舊觀實在城西北數里小土山之麓，祥符所鑄乃金銅像，并座高三丈，以黃麾全仗道門幢節迎赴京師，皆與國史合。故當時樂章曰：「范金肖像申嚴奉，宮觀狀翬飛。萬靈拱衛瑞煙披，堤柳映黃麾。」道士又言賜號瑞應福地，則史所不載也。今所謂儀真觀者，昔黃冠入城休憩道院耳。晚，大風，舟人增纜。

四日。風便，解纜挂帆，發真州。岸下舟相先後發者甚眾，煙帆映山，縹緲如畫。有頃，風愈厲，舟行甚疾。過瓜步山，山蜿蜒蟠伏，臨江起小峯，頗巉峻。絕頂有元魏太武廟，廟前大木可三百年。一井已湮，傳以為太武所鑿，不可知也。太武以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南侵至瓜步，建康戒嚴。太武鑿瓜步出為蟠道，於其上設氈廬，大會羣臣，疑即此地。王文公詩所謂「叢祠瓜步認前朝」是也。梅聖俞題廟云：「魏武數忘歸，孤軍駐山頂。」按太武初未嘗敗，聖俞誤以佛貍為曹瞞耳。山出瑪瑙石，多虎豹害人，往時大將劉寶，每募人捕虎於此。周世宗伐南唐，齊王景達自瓜步渡江，距六合二十里設柵，亦此地也。入夾行數里，沿岸園疇衍沃，廬舍竹樹極盛，大抵多長蘆寺莊。出夾望長蘆，樓塔重複。自江堆兵火，官寺民廬，莫不殘壞，獨此寺之盛，不減承平，至今日常數百眾。江面渺瀰無際，殊可畏。李太白詩云「維舟至長蘆，目送煙雲高」是也。晚泊竹篠港，有居民二十餘家，距金陵三十里。

五日。大風，將曉，覆裌衾，晨起淒然如暮秋。過龍灣，浪湧如山，望石頭山不甚高，然峭立江中，繚繞如垣牆。凡舟皆由此下至建康，故江左有變，必先固守石頭，真控扼要地也。自新河入龍光門。城上舊有賞心亭、白鷺亭，在門右，近又創二水亭在門左，誠為壯觀。然賞心為二亭所蔽，頗失往日登望之勝。泊秦淮亭。說者以為鍾阜艮山，得庚水為宗廟水。秦鑿淮，本欲破金陵王氣，然庚水反為吉。天下事，信非人力所能勝也。見留守右朝請大夫祕閣修撰唐瑑、通判右朝散郎潘恕。建康行宮，在天津橋北，橋琢青石為之，頗精緻，意其南唐之舊也。晚，小雨。右文林郎監大軍倉王烜來。王言京口人用七月六日為七夕，蓋南唐重七夕，而常以帝子鎮京口，六日輒先乞巧，翌日，馳入建康赴內燕，故至今為俗云。然太宗皇帝時，嘗下詔禁以六日為七夕，則是北俗亦如此。此說恐不然。

六日。見左朝散大夫太府少卿總領兩淮財賦沈夏、武泰軍節度使建康諸軍都統郭振。右宣教郎知江寧縣何作善、右文林郎觀察推官褚意來。作善字百祥，意字誠叔。晚，見秦伯和侍郎。伯和名塤，故相益公檜之孫。延坐畫堂，棟宇閎麗，前臨大池，池外即御書閣，蓋賜第也。家人病創，託何令招醫劉仲寶視脈。

七日。早，遊天慶觀，在冶城山之麓。地理家以為此山脈絡自蔣山來，不可知也。吳晉間城壘，大抵多因山為之。觀西有忠烈廟，卞壼廟也，以嵇紹及壼二子眕、盱配食。紹死於惠帝時，在壼前，且非江左事，而以配壼，非也。廟後叢木甚茂，傳以為壼墓。墓東北又有亭，頗疎豁，曰忠孝亭。亭本南唐忠貞亭，後避諱改焉。忠貞，壼謚，今曰忠孝，則并以其二子死父難也。雲堂道士陳德新，字可久，姑蘇人，頗開敏，相從登覽。久之，遂出西門，游清涼廣慧寺。寺距城里餘，據石頭城，下臨大江，南直牛頭山，氣象甚雄，然壞於兵火。舊有德慶堂，在法堂前，堂榜乃南唐後主撮襟書，石刻尚存，而堂徙於西偏矣。又有祭悟空禪師文曰：「保大九年，歲次辛亥九月，皇帝以香茶乳藥之奠，致祭於右街清涼寺悟空禪師。」按南唐元宗以癸卯歲嗣位，改元保大，當晉出帝之天福八年，至辛亥，實保大九年，當周太祖之廣順元年。則祭悟空者，元宗也。《建康志》以為後主，非是。長老寶餘，楚州人，留食，贈德慶堂榜墨本。食已，同登石頭，西望宣化渡及歷陽諸山，真形勝之地。若異時定都建康，則石頭當仍為關要。或以為今都城徙而南，石頭雖守無益，蓋未之思也。惟城既南徙，秦淮乃橫貫城中，六朝立柵斷航之類，緩急不可復施。然大江天險，都城臨之，金湯之勢，比六朝為勝，豈必依淮為固邪？左迪功郎新湖州武康尉劉煒，右迪功郎監比較務李膺來。煒，秦伯和館客也，言秦氏衰落可念，至屢典質，生產亦薄。問其歲入幾何，曰米十萬斛耳。

八日。晨，至鍾山道林真覺大師塔焚香。塔在太平興國寺，上寶公所葬也。塔中金銅寶公像，有銘在其膺，蓋王文公守金陵時所作。僧言古像取入東都啟聖院，祖宗時每有祈禱，啟聖及此塔皆設道場，考之信然。塔西南有小軒，曰木末。其下皆大松，髯甲夭矯如蛟龍，往往數百年物。木末，蓋後人取王文公詩「木末北山雪冉冉」之句名之。《建康志》謂公自命此名，非也。塔後又有定林菴。舊聞先君言，李伯時畫文公像於菴之昭文齋壁，著帽束帶，神彩如生。文公沒，齋常扃閉，遇重客至，寺僧開戶，客忽見像，皆驚聳，覺生氣逼人，寫照之妙如此。今菴經火，尺椽無復存者。予乙酉秋，嘗雨中獨來遊，留字壁間，後人移刻崖石，讀之感歎，蓋已五六年矣。歸途過半山，少留。半山者，王文公舊宅，所謂報寧禪院也。自城中上鍾山，此為中途，故曰半山，殘毀尤甚。寺西有土山，今謂之培塿，亦後人取文公詩所謂「溝西顧丁壯，擔土為培塿」名之也。寺後又有謝安墩，文公詩云「在冶城西北」，即此是也。

九日。至保寧、戒壇二寺。保寧有鳳凰臺、攬輝亭，臺有李太白詩云：「三山半落青天外，二水中分白鷺洲。」今已廢為大軍甲仗庫，惟亭因舊址重築，亦頗宏壯。寺僧言，亭牓本朱希真隸書，已為俗子易之。法堂後有片石，瑩潤如黑玉，乃宋子嵩詩。題云：

「鳳臺山亭子，陳獻司空，鄉貢進士宋齊丘。」司空者，徐知誥也，後改姓名曰李昇，是為南唐烈祖。而齊丘為大臣。後又有題字云：「昇元三年奉勅刻石。」蓋烈祖既有國，追念君臣相遇之始，而表顯之。昇、齊丘雖皆不足道，然當攘奪分裂橫潰之時，其君臣相遇，不如是亦不能粗成其功業也。戒壇額曰崇勝戒壇寺，古謂之瓦棺寺。有閣，因岡阜，其高十丈，李太白所謂「鍾山對北戶，淮水入南榮」者，又《橫江詞》「一風三日吹倒山，白浪高於瓦棺閣」是也。南唐後主時，朝廷遣武人魏丕來使，南唐意其不能文，即宴於是閣，因求賦詩。丕攬筆成篇，末句云：「莫教雷雨損基扃。」後主君臣皆失色。及南唐之亡，為吳越兵所焚。國朝承平二百年，金陵為大府，寺觀競以崇飾土木為事，然閣終不能復。紹興中，有北僧來居，講《惟識百法論》，誓復興造，求偉材於江湖間，事垂集者屢矣，會建宮闕，有司往往輒取之。僧不以此動心，愈益經營，卒成盧舍那閣，平地高七丈，雄麗冠於江東。舊閣基相距無百步，今廢為軍營。秦伯和遣醫柴安恭來視家人瘡。柴，邢州龍岡人。晚，褚誠叔來。誠叔嘗為福州閩清尉，獲盜應格，當得京官，不忍以人死為己利，辭不就，至今在選調。又有為它邑尉者，亦獲盜，營賞甚力，卒得京官。將解去，入郡，過刑人處，輒掩目大呼，數日神志方定。後至他郡，見通衢有石幢，問此何為，從者曰「法場也」，亦大駭叫呼，幾墜車。自此所至皆迂道，以避刑人之地。人之不可有媿於心如此。移舟泊賞心亭下。秦伯和送藥。

十日。早，出建康城，至石頭，得便風，張帆而行。然港淺而狹，行亦甚緩。宿大城岡。金陵岡隴重複，如梅嶺岡、石子岡、佘讀如蛇婆岡，尤其著者也。居民數十家，亦有店肆。

十一日。早，出夾，行大江，過三山磯、烈洲、慈姥磯、采石鎮，泊太平州江口。謝玄暉登三山還望京邑，李太白登三山望金陵，皆有詩。凡山臨江，皆曰磯。水湍急，篙工併力撐之，乃能上。然今年閏餘秋早，水落已數尺矣，則盛夏可知也。三山自石頭及鳳凰臺望之，杳杳有無中耳。及過其下，則距金陵財五十餘里。晉伐吳，王濬舟師過三山，王渾要濬議事，濬舉帆曰：「風利不得泊。」即此地也。是日便風，擊鼓挂帆而行。有兩大舟東下者，阻風泊浦漵，見之大怒，頓足詬罵不已。舟人不答，但撫掌大笑，鳴鼓愈厲，作得意之狀。江行淹速常也，得風者矜，而阻風者怒，可謂兩失之矣。世事蓋多類此者，記之以寓一笑。烈洲在江中，上有小山曰烈山，草木極茂密，有神祠在山巔。慈姥磯，磯之尤巉絕峭立者。徐師川有《慈姥磯》詩，序云：「磯與望夫石相望，正可為的對，而詩人未嘗挂齒牙。」故其詩云：「離鸞只說閨中恨，舐犢誰知目下情。」然梅聖俞《護母喪歸宛陵發長蘆江口》詩云：「南國山川都不改，傷心慈姥舊時磯。」師川偶忘之耳。聖俞又有《過慈姥磯下》及《慈姥山石崖上竹鞭》詩，皆極高奇，與此山

稱。采石一名牛渚，與和州對岸，江面比瓜洲為狹，故隋韓擒虎平陳及本朝曹彬下南唐，皆自此渡。然微風輒浪作不可行。劉賓客云「蘆葦晚風起，秋江鱗甲生」，王文公云「一風微吹萬舟阻」，皆謂此磯也。磯，即南唐樊若冰獻策作浮梁渡王師處。初若冰不得志於李氏，詐祝髮為僧，廬於采石山，鑿石為竅，及建石浮圖，又月夜繫繩於浮圖，棹小舟急渡，引繩至江北，以度江面，既習知不謬，即亡走京師上書。其後王師南渡，浮梁果不差尺寸。予按隋煬帝征遼，蓋嘗用此策渡遼水，造三浮橋於西岸。既成，引趨東岸，橋短丈餘不合，隋兵赴水接戰，高麗乘岸上擊之，麥鐵杖戰死，始斂兵。引橋復就西岸，而更命何稠接橋，二日而成，遂乘以濟。然隋終不能平高麗，國朝遂下南唐者，實天意也，若冰何力之有？方若冰之北走也，江南皆知其獻南征之策，或請誅其母妻。李煜不敢，但羈置池州而已。其後若冰自陳母妻在江南，朝廷命煜護送，煜雖憤切，終不敢違，厚遺而遣之。然若冰所鑿石竅及石浮圖，皆不毀，王師卒用以繫梁梁，則李氏君臣之暗且怠，亦可知矣。雖微若冰，有不亡者乎！張文潛作《平江南議》，謂當縛若冰送李煜，使甘心焉，不然，正其叛主之辜而誅之，以示天不，豈不偉哉！文潛此說，實天下正論也。予自金陵得疾，是日方小愈，尚未能食。夜雨。

十二日。早，移舟泛姑熟溪五里，泊閱武亭。初詢舟人，云：「江口泊船處，距城二十里，須步乃可入。」及至閱武，乃止在城闉之外。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請郎知州周元特操，聞予病，與醫郭師顯俱來視疾。自都下相別，迨今八年矣。太平州，本金陵之當塗縣，周世宗時，南唐元宗失淮南，僑置和州於此，謂之新和州，改為雄遠軍。國朝開寶八年下江南，改為平南軍，然獨領當塗一邑而已。太平興國二年，遂以為州，且割蕪湖、繁昌來屬，而治當塗，與興國軍同時建置，故分紀年以名之。

十三日。通判右朝請郎葉棻、員外通判左朝奉郎錢同仲耕、軍事判官左文林郎趙子覭、知當塗縣右通直郎王權來。午後，入州見元特，呼郭醫就坐間為予切脈，且議所用藥。州正據姑熟溪北，土人但謂之姑溪，水色正綠，而澄澈如鏡，纖鱗往來可數。溪南皆漁家，景物幽奇。兩浮橋悉在城外，其一通宣城，其一可至浙中。姑熟堂最號得溪山之勝，適有客寓家其間，故不得至。又有一酒樓，登望尤佳，皆城之南也。往時溪流分一支貫城中，湮塞已久。近歲嘗浚治，然惟春夏之交暫通，今七月已絕流矣。李太白集有《姑熟十詠》，予族伯父彥遠嘗言，東坡自黃州還，過當塗，讀之撫手大笑曰：「贋物敗矣，豈有李白作此語者！」郭功父爭以為不然，東坡又笑曰：「但恐是太白後身所作耳！」功父甚慍。蓋功父少時，詩句俊逸，前輩或許之，以為太白後身，功父亦遂以自負，故東坡因是戲之。或曰《十詠》及《歸來乎》、《笑矣乎》、《僧伽歌》、《懷素草書歌》，太白舊集本無之，宋次道再編時，貪多務得之過也。

十四日。晚晴，開南窗觀溪山。溪中絕多魚，時裂水面躍出，斜日映之，有如銀刀。垂釣挽罟者彌望，以故價甚賤，僮使輩日皆饜飫。土人云「此溪水肥宜魚」，及飲之，水味果甘，豈信以肥故多魚耶？溪東南數峯如黛，蓋青山也。

十五日。早，州學教授左文林郎吳博古敏叔、員外教授左文林郎楊恂信伯來。飯已，遊黃山東嶽廟、廣福寺，遂登凌歊臺。嶽廟棟宇頗盛，本謂之黃山大監廟。大監者，不知何神，蓋淫祠也。今既為嶽廟，而大監反寓食廡下。廣福本壽聖寺，以紹興壬午，詔書改額。敗屋二十餘間，殘僧三四人，蕭然如古驛。主僧惠明，溫州平陽人。凌歊臺，正如鳳皇、雨花之類，特因山巔名之。宋高祖所營，面勢虛曠，高出氛埃之表。南望青山、龍山、九井諸峯，如在几席。龍山，即孟嘉登高落帽處。九井山，有桓玄僭位壇。稍西，江中二小山相對，云東梁西梁也。北戶臨和州新城，樓櫓歷歷可辨。蓋自絕江至和州，財十餘里，李太白有《黃出凌歊臺送族弟泛舟赴華陰》詩，即此地也。臺後有一塔；塔之後，又有亭曰懷古云。余初至當塗，飲姑熟溪水，喜其甘滑。已而遍飲城中水皆甘，蓋泉脈佳也。

十六日。郡集於道院，歷遊城上亭榭，有坐歗亭，頗宜登覽。城濠皆植荷花。是夜，月白如晝，影入溪中，搖蕩如玉塔，始知東坡「玉塔臥微欄」之句為妙也。